



假日的湖畔
◎陈顺源

写作的闲话

◎王海波

楼下门卫老张拦住我,问道:“好久没读到你的文章了?”我笑答:“天热,歇夏。”其实我心里明白,歇夏不过是托词罢了。

确实这个夏天我变得懒惰,不想写作,烦躁不安。每每坐到电脑前,六神无主。前些日子在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,文字老到,意境深远,读罢不禁深叹。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才情竟使我生出几分嫉妒来。这嫉妒来得莫名其妙,而又实实在在,如夏日里的一阵闷雷,在心头滚过。

写作是门手艺,跟手艺人无差,辛苦得很。我几次三番劝说自己:既然写不过别人,还写它作甚?或许天生就不是这块料。回想从前写过的那些文字,指不定在旁人眼中不过是堆垃圾。好在我不太看重这些,不图虚名,心里也不盘算什么,更不靠它糊口。想写便写,倒也自在。这种态度在当今文坛怕是少见。

南街的老陆年长我几岁,比我还老的老头,写不到两年光景。他的语句时常不通,谋篇布局更是杂乱无章,却偏偏急于成名。我本欲指点一二,转念一想,何必多事?人家求名心切,我若横加阻拦,反倒显得我小气。后来,他索性不再请我推荐稿件,自己四处投递,这倒省了我的麻烦,也免了欠编辑人情。只是老陆屡投不中,石沉大海,便又生出许多

抱怨来。他常问我在哪儿,说要“聊聊”,我明白他想聊什么,可他又能聊什么?那天他骑了电瓶车直接到我办公室询问:“去年那篇稿,稿费怎么还没收到?”我无言以对,只得支吾过去。

但老陆会炒作,把自己包装得犹如一个不得了的名人,简介就是一篇短文。他的长短,本乡本土的都懂,外地人不了解,所以他常在外地糊弄人。时常有熟悉我的外地人问我,老陆是个什么人?起初我也是同情他,没工资拿,做点生意养家糊口,着实不易,甚至还推荐一些生意给他做。时间一久,他翻脸不认人,吃过他好处的人都怕他,慢慢地,少有人再与他往来。有人说他找枪手写作,付些稿酬。我不清楚情况,也是听听而已,不作妄论。

写作之难,难于上青天。这么难的事,哪还有思想别的?过去我烟瘾极大,一日三包,牙齿熏得乌黑,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。如今写完一篇文章,修改妥当,点上一支烟,算算这笔小账——竟省下不少钱来。我本是个不太计较的人,可这省下的烟钱却让我感到莫名的满足。

我不想别的事,不等于别人不想。有人为名利,千方百计,不择手段。这是何必?“名利”二字,原是辩证的。有名就有利,有利更出名。你看重了,便成负累,一

累,免疫力也会下降,久而久之,反伤了自己。我不干这样的事。

写作如修行,贵在坚持,也贵在放下。我见过太多人,初学时满腔热忱,没过多久便销声匿迹。也见过一些人,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,最终江郎才尽。写作这条路,走得太急易跌倒,走得太慢又会迷失。其中分寸,全靠自己把握。

老张又在楼下喊我:“有你的快件!”我下楼一看,是某报社寄来的报纸,他们发了稿都给我寄报纸。“稿费单?”老张问。我摇了摇头。我也没和老张说,现在好多报纸不发稿费了。当然老张希望我拿稿费,因为我隔三岔五喊他喝酒。

窗外蝉鸣刺耳,热浪滚滚。我翻开一本旧书,读道:“文章憎命达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写作本就不是为了通达显赫,而是为了在混沌中寻找一点清明,在喧嚣中守住一方宁静。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永远体会不到这种快乐。

不写不等于无话可说。这一刻,我又有了写作的冲动,但写什么好呢?写夏日午后的一丝凉意?写门卫老张的问候?写老陆的心态?写每回稿件发出后心里微妙的感受?文字从键盘流出,不疾不徐,像窗口偶尔掠过的一阵风,不留痕迹,却真实存在过。

写作这件事,说到底,不过是与自己的一场对话罢了。

西湖的雨水

◎方述怀

六月的雨,在高铁车窗上蜿蜒成泪痕。我们陪着爱人赴杭——她作为烈士亲属代表,要去参加一场等了四十年的聚会。

雨丝如帘,看着这烟雨西湖,心里默念:三哥,我们来赴约了。当年他在杭州当兵快三年时,曾满怀期待地写了一封家书,想邀请家人来杭州看看,一同欣赏西湖美景。可信笺墨迹未干,他便随部队奔赴前线……当游轮经过三潭印月时,天空忽然泛起了亮光,爱人问我:“是不是三哥在天上看着我们?”

三哥生前连队的司务长、指导员设宴。指导员颤抖着讲述三哥在前线的英勇事迹。敌人的子弹无情地穿透三哥的胸口和肚

子,可他硬是咬着牙,背起一锣锅饭,在血泊中艰难地向前爬行了二十米……指导员几次哽咽,我递过纸巾,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安慰。

8日晚,我们入住海华大酒店。大厅里布置的会标上面写着“步兵一团二营老山作战集体一等功四十周年纪念联谊会”。战友们相互在会标下合影留念。

9日下午,雨势稍缓,全体战友迅速集结合影。老营长通过视频讲述了二营在老山前线的战况,仿佛又把我们带入四十年前的那场战斗。屏幕上,48位烈士遗像静静排列,望着屏幕上的那一张张把青春和生命定格在二十岁左右的熟悉面孔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10日上午,我们前往部队旧址,如今那里已变成西溪湿地公园。雨越下越大,雨水依然顺着衣领、裤腿往下淌,鞋子里灌满了水,每走一步都异常沉重,但大家依然迈着整齐的步伐,我仿佛听到了当年训练场上的口令声和脚步声。

这几天的雨几乎没停过,雨水漫过西湖,也漫过了我的心。当我们握手道别时,每个人的脸上都湿漉漉的,早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花。那一场场雨是上天为烈士们流下的泪水,也是活着的人对逝去战友无尽的思念。西湖的水啊,你可知道这雨水中承载了多少生死与共的战友情,又寄托了多少难以言说的缅怀之情?

抢掰玉米

◎龙水

“含苞欲放等人摘,胡须长在叶子外。一柱擎天真潇洒,兄弟无言嘴笑开。”台风“竹节草”过后,经雨水洗礼的田野弥漫着丰收的气息。农家期盼的玉米收获季又到了。清晨5时,我和妻子推着独轮车,来到宅后田里准备掰玉米。

站在热得像蒸笼的田里,那一行行、一棵棵粗壮的玉米,就像威武雄壮、排列整齐的士兵等着我们检阅。我们系上布兜,一人一行,从路边第一根玉米秆开始动手起来。

随着手撕包壳发出的“刷刷”声,伴着“啪啪”的脆响,一穗穗散发着清香的玉米棒被我们掰下,塞进布兜。布兜变得鼓鼓囊囊,重得直往下垂。此时的我汗如雨下。两行分别长30余米的玉米棒很快就被我们拿下。我们再顺着另一行掰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一袋袋玉米棒被装上了独轮车,一车车玉米棒又被我推回家,倒在水泥地上暴晒。金色的阳光照在玉米棒上,整个院子仿佛染上了一层金光。

玉米是农家的主粮。从我记事起,就耳濡目染母亲种玉米的过程。每年清明前夕,母亲便早早来到沾满露珠的蚕豆地里,弯腰将匍匐在地的蚕豆秸拢在一起,再用布条轻轻一扎,这样两行蚕豆间便腾出了一米多宽的空隙。之后,母亲用锄头将地上的杂草除干净。田块整理好后,母亲在蚕豆秸的中间拉上一根细绳,用拖锄拖出一条笔直的两三厘米深的浅沟后开始播种。只见她娴熟地将暴晒过的玉米种倒在一只小桶里,用手抓上一把,手指间弹出两三粒玉米种作为一窝,间隔10厘米又是一窝。一行播种完后,母亲用钉耙将种有玉米的浅沟填平。

随着地温升高和雨水滋润,玉米秧破土而出,长势煞是喜人。这个时候,母亲不失时机,到田里将多余的玉米秧拔掉,每窝留下两棵。经过施肥,玉米秆铆足了劲地往上长,待长到小腿高时,碧绿的玉米秆上上下下伸出层层叠叠的绿叶。

到了春末夏初,玉米开始扬花摆果。这个时候,天气往往造成玉米倒伏。多少次大风大雨后,母亲总是第一时间来到地里,将倒下的玉米一棵棵扶起,然后用铲子掘上一块泥巴,压在玉米根上,再用脚踏实。每次扶完玉米的她身上沾满了泥水,疲惫不堪。真可谓,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在母亲的精心培管下,我家的玉米棒长得又粗又长。每年掰玉米的时候,母亲拿着又长又大的玉米棒,布满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。

9年前,母亲去世后,我和妻子接过了责任田并年年种植玉米。虽然我和妻子都在单位工作,但哪怕工作再忙,下班再晚,也要到田里去干一会儿,不让农活落下半年。今年芒种过后,大雨连绵。幸好我们早早地做好清沟理墒,因而排水系统较畅,能够雨停田干。为此,田里的玉米长势喜人,人见人夸。

大暑后,翠绿的玉米叶片渐渐泛黄,沉重的玉米棒趋于成熟。瞅准时机、已退休在家的妻子趁着小孙女入睡之际,带着刀子将玉米头一棵棵剥掉,以确保玉米籽粒更加饱满,更加成熟。台风过后,天气放晴,我和妻子冒高温、战酷暑,连开了两个早工,硬是将一千多斤的玉米棒掰回了家。

春种夏收金黄粒,年年丰产乐呵呵。望着场地上玉米堆成小山般,看着每一粒玉米都贮满阳光的玉米棒,收获的自豪感油然而生,连日的疲倦顷刻间荡然无存。

